

秋血

【卷二】關河令

歃血為誓，對天起盟。若有異心，江山成空！

墨武

著

推薦序

品嘗這份屬於中國中世紀的風流

歷史部落格作家

袁曉煒

我們談到漢唐，總是眉飛色舞，感覺這是中國人揚眉吐氣、肌肉特別發達的輝煌年代：漢武帝有盪平匈奴、開通絲路的衛青、霍去病；唐太宗、唐高宗父子，則靠著擊滅東西突厥的李靖、蘇定方，將中國皇帝推上了「天可汗」的寶座。秦漢隋唐（剛好讀起來就是「秦漢」加「隋唐」），似乎這四個「第一帝國」與「第二帝國」的開創朝代也像那二個俊男美女的明星一樣，值得讓人低迴仰慕，品味再三。

可是一到宋朝……嗯，好像就不那麼引人入勝了。城市很繁華，盜器很精美，科學還不錯——像是《夢溪筆談》之類的科學著作，還能帶給我們一絲榮耀感，但這批承先啟後的傢伙真是積弱不振，扶不起的阿斗——怎麼會每年幾十幾百萬兩白花花的「歲幣」銀子（還有茶葉、絲綢），送給「番邦」當保護費呢？二宋三百三十年的歲月，似乎除了清明上河圖的末代繁華，與直把杭州作汴州的逸趣之外，就沒甚麼好說的了。

可事實不是這樣的。從北宋建國初期力戰殉國，義烈千秋的楊家將「楊老令公」楊業開始，到一手締造「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精忠岳飛，宋朝的軍事成就、技術與革新依然令人驚艷：曾公亮的《武

經總要》彙整了十世紀左右的軍事技術；指南針普遍應用在海船之上；第一艘實戰的人力輪船（車輪舸）出現在太湖的水面；而火藥的實戰應用也發生在此時——「震天雷」、「飛火槍」、「霹靂砲」等的爆聲響徹了汴京城與采石磯的長空。這些以後將遠傳歐洲，改變世界的軍事創新都在此時百花齊放。

除了事物之外，當然還有人物。這本書的主角——起自行伍，智勇雙全的狄青，像是西元一千年左右，畫過東亞大地的一顆流星——從祁連山到崑崙關，這個臉上刺字，上陣時頭戴銅面具、威風凜凜的小兵，竟一路做到了當時武職最高的樞密使（國防部長）。

光是這樣還不夠好看。「女皇帝」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敏感話題。北宋真宗—仁宗時代的宮闈祕聞，透過那樁傳統戲曲裡的好戲「狸貓換太子」，廣為國人所知。劉太后果真想師法呂雉武媚，女主臨朝？還是只是由於一個不能生育的母親的不安全感，一直延遲養子宋仁宗親政的時間？

還要再加上一點國際間的爾虞我詐。北宋時的中國大地，同時間並立著五、六個國家——除了漢人的宋朝以外，契丹、西夏、吐蕃、大理，再加上後起的女真與蒙古，擾擾春秋，列國爭雄，這種課來課往，你爭我奪的時代背景，是不是更有了點湯姆·克蘭西的間諜小說的感覺？

歷史如戲，小說亦如戲。金聖嘆評本的《水滸傳》，在楔子之前有一段按語說得極好：「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閒雲潭影，物換星移，人物流轉登臺，但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逃名無數。千年後的我們大可泡一杯清茗，背靠躺椅，好好品嚐一下這本半武俠、半歷史的小說，這份屬於中國中世紀的風流。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玄宮	入穀	身世	宮變	造反	紅顏	彌勒	餘波	奇峰	真幻	燕燕
008	028	054	073	093	113	129	148	168	187	204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雙星	修羅	後橋	對攻	刑天	戰起	公道	出鞘	關山	離別
389	371	347	325	307	290	269	253	237	223

卷二 關河令

那一刻，明月正懸，熱血沸然，狄青意志前所未有的堅定，自語道：「我要去西北。」
他要去西北，為了那平生摯愛沒有說過、但銘刻心間的生死之諾，亦是為了那天地間浩浩蕩蕩，千古永垂的男兒豪情！



第一章 玄宮

狄青在石後等了片刻，見一女子婆婆地走過來，四下張望，好像在尋找什麼。

月光灑落，狄青只見那女子容顏清減，微顯憔悴，竟然是與李用和交談的女子，也就是李用和的姐姐李順容！

那女子四下張望，憔悴的神色中帶著焦急，只是自語道：「到底在哪裡，到底在哪裡呢？」她看起來心力憔悴，突然跪倒在地上，向明月拜道：「救苦救難的菩薩，求你保佑他平安無事，若有什麼苦難，只求你加到民女的身上，民女就算立即死了，也是心甘情願！」

趙禎見到兩行淚水從那女子的臉頰流淌下來，又聞女人禱告，心中突然有所觸動，只是想，她想保佑的是誰？那個人得她牽掛，真是幸福。趙禎雖是皇帝，但極為孤單，就算是生母都對他極為冷漠。見天上明月淒清，突然想到，不知何時，在這樣的明月下，也能有一個親人對自己如此牽掛？

狄青早就打定主意，低聲對趙禎道：「你留在這裡，我先出去打探情況。」不等趙禎多言，狄青已抽出褲腿上插著的匕首，飛身到了那女子身邊，匕首已遞到女子脖頸之處，低喝道：「莫要聲張！」

李順容駭了一跳，差點坐倒在地，見到是狄青，眼中卻閃過喜意，說道：「我認識你，你叫狄青，你是狄青！」她一把抓住狄青，有如抓住救命的稻草。

狄青反倒被李順容駭了一跳，低聲道：「你認識我又能如何？你們的詭計，我早就看穿了。」雖說李用和不顧性命救了趙禎，但狄青總覺得這李家姐弟有所圖謀。

李順容詫異道：「我……我有什麼詭計？」

狄青冷冷道：「你今天怎麼這麼莽撞，差點讓人發現了，險些壞了大事。」他模仿李用和的腔調說出這句話後，又尖著嗓子道：「誰發現了我？」接著冷笑道：「還用我多說什麼嗎？」

狄青所言正是李順容和李用和二人私語的兩句話，他雖不明白其中的隱情，但狄青素來多智，覺得這麼一詐，李順容多半就會覺得計謀敗露了。

李順容秀眸帶了分驚詫，只是道：「你……說什麼？」

狄青冷笑道：「『聖上要在五漏三刻祭拜，到時候就是我們的機會！』李順容，你們欲對皇上不利，還要我多說什麼嗎？」

狄青以為說到這裡，李順容就算不大驚失色，也會掉頭就跑，不想李順容只是望著狄青，神色中有淒婉之意，搖頭道：「原來你不知道，你什麼都不知道的。你若是知道，你就不會這麼說了……」話未說完，雙眸竟然垂下淚來。

狄青如墜霧中，不知這女子到底在說些什麼。

李順容哭了片刻，突然想起了什麼，急道：「狄青，你是不是和聖上在一起？」

狄青立即道：「沒有呀，我也正在尋找聖上。你們一直在暗算聖上，現在不知道他的下落嗎？」

李順容傷感道：「我怎麼會暗算聖上？」她臉上憂傷如刻，急道：「你沒有和他在一起？可王珪說應該是你救走了聖上呀，他怎麼會騙我呢？」

狄青心中微喜，急問，「王珪到了永定陵嗎？」

李順容點頭道：「王珪已帶著我弟弟到了永定陵，他正派人四處找你，說你應該和聖上在一起。可

是你怎能捨棄聖上獨自逃命？」她急得落淚，不顧狄青手上銳氣森森的匕首，泣聲道：「定是你為了逃命，捨棄了聖上。狄青，你到底在哪裡丟下聖上的？快帶我去找！」

狄青難辨真假，硬起心腸道：「命是自己的，只有一條，我就算逃命又怎麼了？」說罷一推李順容，喝道：「好了，你害聖上，我不追究了。可我逃命的事情，你也莫要說出去。以後你我天各一方，互不相見。」狄青作勢要走，不想卻被李順容一把抓住了衣袖。狄青低喝道：「放手！你以為我真的不敢殺你嗎？」

李順容淚水滾落，突然跪了下去。狄青一驚，跳了開去，說道：「你做什麼？」

李順容跪在地上，淚水中都帶著那難解的憂傷，「狄青，你為保自己，棄聖上不顧，我不怪你。這世上，本來看重自己性命的人就多，怎能強求？我只求你帶我去離開聖上的地方，好不好？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求過別人，你帶我去……我……就算死，也會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她心情激盪，突然哇的一聲，竟然噴出了鮮血。

狄青一驚，不等再說，一人已道：「朕就在此，你要見朕嗎？」那聲音略帶顫抖，夾雜著難言的感傷，原來趙禎已站了出來。

李順容一聽，急急轉頭望去，見到趙禎那一刻，身軀晃了晃，顫聲道：「你是益……聖上？」她似乎不堪承受激動之情，竟然軟軟地倒了下去。

趙禎見李順容倒地，輕啊了一聲，快步走過去，伸手相扶道：「你怎麼了？」他在大石後聽了良久，只覺得李順容對自己極為關切，他這一生，從未見過對自己安危如此關心之人。見李順容吐血，趙禎更是心情激盪，忍不住站了出來！

狄青見李順容眼中驚喜中夾雜著柔情，傷感中帶著些憐愛，心頭狂震，一時間竟然呆了。他記得當年母親臨死前望著自己，也是一般無二的眼神！李順容不過是先帝真宗身邊的一個順容，和趙禎本沒有什麼關係，為何用那種眼神看著趙禎？她說的「益」又是什麼意思？

這時明月漸隱，繁星滿天，照得天地間柔情點點。微風吹得綠草刷刷響動，像是母親安慰著哭泣的孩子。

李順容見趙禎伸出手來，渾身輕顫，終於探出手去，抓住了趙禎的手掌，那一刻，淚如雨下。狄青一時間百感交集，竟沒有阻攔。

趙禎不解李順容為何哭泣，可直覺中認為，這女子絕不會對自己不利。見李順容極為傷心，趙禎安慰道：「你不要傷心了，朕沒事。你有什麼為難之事，說出來，朕說不定可以為你解決。」

李順容突然笑了，風情如雨後的彩虹。狄青一旁見了，心道，這個李順容，以前應該很美呀。只是現在太過憔悴，讓人一眼看到的都是枯槁。

趙禎見到李順容微笑，也跟著笑起來，至於自己為何會笑，卻也說不明白。他只感覺到李順容的目光中，蘊藏他從未經歷過的關愛，一時間竟然癡了。

狄青在一旁擔憂敵人趕來，忍不住道：「李順容，你若真的為聖上著想，就要為他找個藏身之處。」

李順容如夢初醒，連連點頭道：「是呀，我真糊塗了，怎麼會忘記這個。聖上，你跟我來。」她拉著趙禎的手，並不鬆開。

狄青問道：「去哪裡？」

「當然是去永定陵。」李順容忙道：「王珪和一幫侍衛都在那裡，那裡也有幾個忠心耿耿的老臣，定能衛護聖上周全。聖上，你要信我……」

趙禎不由道：「我信你……可是……」他扭頭向狄青看去，欲言又止。狄青道：「我雖信你不會害聖上，可我不信你有保護聖上的能力！」

李順容的目光終於從趙禎身上移開，望著狄青道：「就這樣去陵寢，的確是會有危險。但我知道有條密道離此不遠，從那裡可進入先帝的玄宮，我們從玄宮返回，必定沒有人發現。」

趙禎聽到可去玄宮，目光閃動。他方才被追殺，早就將此行的目的拋在腦後，這刻聽說可去玄宮，怦然心動。見狄青還在猶豫，趙禎堅決道：「我信先帝在天之靈會保佑我平安，狄青，我們跟她走。」

狄青盯著李順容雙眸良久，緩緩道：「好，你前頭帶路。」他手持匕首跟在李順容身後，趙禎又跟在狄青的後面。

三人走了盞茶的功夫，前方古樹參天，亂石嶙峋。李順容從亂石中穿過，到了一株古樹前。她撥開雜草，繞到樹後摸索了半天，突然用力一提，合圍的樹幹靠地的部分，竟然出現了一個樹洞。

樹洞幽幽，深不可測，狄青望見，暗自戒備。真宗的玄宮內，怎麼會挖個地道出來？這本來就是極為怪異的事情。

李順容似乎看出狄青的疑惑，說道：「這本是當年建墓的匠人挖的一條隧道，他們只怕被人埋在墓中，所以留下一條逃生之路……」

狄青恍然，知道歷代帝王為防後人掘墓，陵墓建好後，多會將建墓之人斬盡殺絕，以絕後患。工匠這麼做，只能說是不得已而為之。

李順容臉上有些慘然道：「後來那些人還是死在了裡面。我是無意中，從唯一逃生的匠人口中知道這祕密。不想……」她望著樹洞發呆，沒有再說下去。

狄青心道，李順容多半想說，真宗為了陵寢的祕密，殺了工匠。不想當年工匠逃生的道路，救了趙禎。這其中的冥冥天意，誰能說得清楚？

李順容回眸望了趙禎一眼，輕聲道：「我們從這裡下去，可入玄宮側翼，那裡有條密道通往陵臺，不過那密道極為隱蔽，少有人知。我們只要到了陵臺，見到那些侍衛，就可保聖上無事了。」

趙禎點點頭，一顆心不由得怦怦跳起來。他既怕陵寢內有古怪，又怕在陵寢中找不到想要之物。

狄青見樹洞幽密，問道：「這下面很深？」李順容道：「丈許的高度，想以你的身手，不會有事吧。」狄青道：「我和你一起下去，聖上一會兒再跳下來。」他扣住李順容的手腕，探頭望過去，見到洞下黑黝黝的一片，不由心中發毛。

李順容從懷中取出顆明珠道：「這是先帝所賜的夜明珠，可用來照明。」那珠子有半拳大小，夜色中發著淡淡的光輝，有如清冷月色。狄青伸手接過，探過身去，當先跳下，李順容幾乎沒有任何遲疑地跟隨跳下。

狄青人到洞中，只覺得身子急墜，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來。驀地腳一踏實，屈膝緩力，這時候李順容也隨即墜下，狄青怕她受傷，伸手接住。感覺到觸手溫柔，才想起對方是個女子，立即鬆開了手，退後一步。

樹下孔穴雖深，但並不寬綽，狄青雖退，但仍與李順容貼身而立，不由臉色微紅，幸好夜明珠只能照尺許的方圓，讓人看不見他的臉色。

李順容吐氣如蘭，突然道：「狄青，你這般照顧聖上，我很感謝你。」

狄青不解道：「我保護聖上是本分之事，你謝我做什麼？」

李順容不答，已仰頭向上道：「聖上，快下來吧。」不等狄青再說，趙禎也跳了下來，狄青伸手接住。

三人在樹洞中沉默半晌，李順容才道：「我左手處有一洞穴直通玄宮，妾身先行吧。不過洞穴稍矮，委屈聖上了。」

趙禎苦笑道：「逃命要緊，也不算什麼委屈。」心道，當初那些匠人亦是為了逃命，這才事先挖了這條道路來，當然不會雅致大氣，自己該恨他們呢，還是該謝謝他們？

狄青沉吟道：「我先走，李順容在我後面，聖上最後吧。」他這番安排大有深意，只怕李順容熟悉道路，讓她逃了。

李順容道：「好吧。可前面到底如何，我只是聽匠人說過，卻從未走過，你一切小心呀！」

狄青不再多說，尋到洞穴，屈身而入。洞穴不高，有些地方甚至要跪爬而過，狄青心道，趙禎恐怕是這輩子第一次鑽洞，不知道他能不能挺住？不過他和我認識後，不是鑽豬圈，就是爬鼠洞，也真難為他了。

趙禎手腳早被磨得鮮血淋漓，卻還是咬牙挺著。只因為他見李順容雖是女子，卻並不叫苦，他堂堂一個男人，自然不肯墮了威風。

不知行了多久，狄青見前方地勢稍闊，可卻突然沒有了去路，不由詫異道：「前面沒有路了，好像都是青石牆壁。」

李順容微喘細細，低聲道：「據匠人說，左手盡頭有一凸起的石頭，只要左轉半圈，就能啟動玄宮側的一塊青石。」

狄青沉吟不語，心想如果已到玄宮，一定要小心從事。歷來君王的陵寢都有些古怪，趙禎的老子也不會例外。

李順容見狄青不語，已知他的心事，擠過來道：「我來開啟吧。」

狄青扭頭望過去，見在夜明珠映照下，李順容的一張臉如觀音般聖潔，無半分邪惡，終於道：「我來吧。」

他伸手在牆壁上摸索，終於摸到一塊凸起的石頭，石頭上還有孔洞，可供把握，狄青一咬牙，將那石頭用力向左轉去，只聽到咯咯幾聲響，眼前陡然一閃，那封路的青石竟然向上提去，略帶清新的空氣撲過來，讓人心胸一暢。

狄青借著微弱的珠光望過去，只見前方赫然是個寬敞的石室，珠光盡頭處，依稀有兩個人影佇立！狄青一凜，低喝道：「誰？」他聲音雖是低沉，可石室極靜，回聲嗡嗡作響，反倒把狄青自己嚇了一跳。

李順容喜道：「哎呀，這是朝天宮，我知道這裡。那匠人果然沒有騙我，這裡離陵宮不遠了。」見狄青驚疑不定，李順容低聲道：「那些都是陪葬的石人。」

狄青仔細一看，才發現那兩人果然是雕像，那雕像做武士打扮，手持巨斧，甲冑紋路極為細膩逼真。狄青舒了口氣，暗叫慚愧。

才待從洞口跳下去，李順容已道：「朝天宮有古怪。你看到地上的格子了嗎？」

狄青微凜，低頭望去，見到石室地面是由格子石板鋪就，地面只有黑白兩種顏色。「有什麼古怪？」

「在朝天宮行走，只能在白色的格子中走，千萬不能到黑格子中。」李順容緊張道，「如果在黑格子上走動，會觸發機關。」

狄青盯著李順容道：「你如何知道這些呢？」

李順容臉上突然有分古怪，半晌才道：「先帝生前曾說，他死後肯定很寂寞，他希望我能經常過來陪陪他，因此他告訴我這裡的機關所在。」

狄青只覺得李順容言不由衷，甚至有些荒誕。難道說……李順容平日的時候，還會來玄宮陪真宗的鬼魂？她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趙禎卻信了。多年的委屈，逃命的驚嚇，讓趙禎已變得脆弱不堪，他喃喃道：「父親，孩兒不孝，沒有經常來看你。」他說著說著，幾欲落淚。

李順容眼中，有著難名的慈愛和憐憫，見趙禎落淚，李順容不由伸出手去，撫摸著趙禎的頭頂，哽咽道：「聖上，你放心。我……和先帝，一定會保護你的安危。」她動作自然而然，狄青看在眼裡，更是奇怪。

李順容對趙禎的感情，絕非一個普通順容對前夫之子的感情！李順容為何對趙禎如此關切？

不待多想，李順容反倒堅強起來，說道：「我先下去。」她不等別人反對，縱身一跳，已落在白格之上。

狄青和趙禎的一顆心均是揪起來，幸運的是，什麼都沒有發生。

李順容露出自豪的笑，臉上光彩更濃，招呼道：「你們下來吧。」

狄青當先跳下，又接了趙禎下來。朝天宮名字雖是好聽，裡面卻是空空蕩蕩。狄青舉目望過去，突然一怔，發現方才看到的那兩個石像在石室的正中。石像之間竟有張石桌，而石桌之旁，尚有一石凳。

石桌、石凳當然是最尋常不過的東西。狄青望見，心中卻升起一股寒氣。

趙禎順著狄青的目光望過去，也不由心中一緊，失聲問，「這裡為什麼會有桌椅？」他雖去地面的獻殿祭拜過幾次，但也從不知道玄宮的結構。

房間中有桌椅很正常，但這是墓室，趙禎從未聽說過，墓室要放桌椅。這桌椅本是給活人用的！

李順容倒是臉色平靜，但在珠光下，也顯得有些詭異森森。她幽幽道：「這裡的一切，都是先帝所設。他什麼意思，沒有人知道。」

狄青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盯著那桌子，彷彿見到有個幽靈在暗無天日的陵寢中，孤零零的坐著……也許不應該說是孤零零的，因為那幽靈還有兩個石像武士護衛。

這種想法有些荒誕不稽，但不知為何，在狄青的腦海中，卻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趙禎臉色蒼白，不知道是否也有同樣的想法。

石室空曠，除了四壁外，只有這桌椅。石室在幽幽夜明珠的照耀下，有著說不出的詭異陰森，更有那夜明珠照耀不到的地方……

趙禎突然低呼一聲，舉步要走。他久在金碧輝煌的大內，見到這種地方，驚懼之意更濃。可他前行的倉促，一腳竟向黑格踏過去。

狄青只留意著桌椅的古怪，李順容的雙眸卻一直沒有離開過趙禎。她的目光中，有著憐惜、愛護、慈愛，甚至可說是有種貪婪……

見到趙禎舉步，李順容突然低呼聲，「小心！」她一伸手，已拉住了趙禎，但她被趙禎一帶，卻一腳踏向了黑格。

狄青霍然醒轉，身子前撲，一把拉住李順容。他身子失衡，好在前撲時已看準石桌，用力抓住。

李順容借力站起，臉色蒼白，狄青這才緩緩直起腰來。趙禎想起方才的驚險，臉色發青，低聲道：「謝謝你們。」

狄青鬆了口氣，突然舉手看了下，他手上滿是灰塵。原來石桌上早有一層浮灰，他方才抓住石桌的邊緣，留下了四個手指印。

「這裡沒人來吧？」狄青鬼使神差的問了句。

李順容強笑道：「當然沒有人來。先帝雖希望我能常來轉轉，但是……我也有幾年沒有下來了。要不是因為聖上，我也不會到這裡。」

李順容說的也是實情，誰會到這裡來？

狄青心中滿是不解，暗想古代君王要妃嬪陪葬，也是常有的事情。但從未聽說過，有哪個君王會讓活著的妃嬪在他的玄宮中走動。

李順容似乎不願在這裡多待，急道：「這裡危險，我們出去吧。」她對狄青道：「狄青，你把夜明珠給我，你保護聖上，我找出口。」

趙禎低聲道：「你小心。」

李順容本就臉色蒼白，看來也極是畏懼，聽到趙禎關心的言語，突然間容光煥發，眼中也有了說不出的勇氣，微笑道：「我會的。你們要小心跟著我。」

她默想了片刻，緩緩舉步向來時洞口的對面行去。

夜明珠畢竟光亮有限，光線照耀下，石室更顯得幽冷森靜。狄青隱約看到四壁刻有圖像，但一時間看不清楚刻的是什麼，他也無心去看。

李順容小心翼翼地走著，終於到了對面，突然驚喜道：「是這裡了！是這道門！」

前方赫然有道玉門，是那種晶瑩的白，在夜明珠的照耀下，門上似乎有晶瑩五彩流動。這時候突然見到這樣一扇門，狄青沒有歡喜，只覺怪異。不知為何，自從他進入了這石室，就感覺這裡詭異重重。

李順容低聲道：「我們運氣很好，直接找到了入口那道門。從這裡出了朝天宮，過了彩雲閣，就能到生死門。從生死門上去後，就是獻殿了。當然了，這裡岔路重重，我說的，是最正確出去的方法。」

狄青背脊發涼，心中暗想，出去的方法？陵墓中，為何要設置出去的方法？他愈發覺得心驚，一顆心已怦怦大跳起來。

李順容伸手在玉門上摸了半晌，不知扳動了什麼，玉門霍然開啟。

狄青微凜，舉目望過去，見外面仍是空曠曠的石室。這裡的石室，好像一間套著一間，若非李順容說明，真的有如噩夢之境，永無希望之時。

狄青感覺李順容話中有話，突然問道：「你方才說，我們好運氣，所以找到了入口。難道說……朝天宮還有別的門戶？」

李順容臉色微變，並不言語。趙禎眉頭一動，低聲道：「是不是有一道門戶，通往先帝棺槨安放的地方？」見李順容不語，趙禎急道：「你快說啊！」

李順容見趙禎表情迫切，緩緩點頭道：「聖上說的不錯，但朝天宮內呈八角形，一共有七道門

戶。」

趙禎失聲道：「為何有那麼多的門戶？」

李順容臉上有些異樣，在夜明珠的照耀下，顯得鐵青，「除了先帝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聖上，我們走吧。」

趙禎不走，緩緩道：「是不是，我們出了生死門後，就到了獻殿？」

李順容不解道：「是呀，聖上想說什麼？」

趙禎舒口氣道：「我來這裡，本是祭拜先帝。但我也要取一件東西，若是取不到那東西，我活著出去也沒用。」

李順容急道：「聖上，你怎麼能這麼說？你一定要活著出去。」不等再說什麼，狄青突然嘶聲道：「誰？」那聲音中滿是驚怖之意，狄青霍然轉身，額頭已冒汗。

狄青在聽趙禎和李順容談話之際，突然感覺身後好像有人，亦有風。這裡本是密閉之地，怎麼會有風？難道說有人掩過，所以帶起了風聲？這石室中，難道真有個幽靈？

趙禎駭了一跳，暫時忘記了旁事，嗓子都啞了，「狄青，怎麼了？」

狄青沉寂下來，側耳傾聽，再無聲響，只有他們三人粗重的喘息之聲。過了良久，狄青才低聲道：「方才，好像有風聲……」他一時間也不敢肯定。

李順容聽後強笑道：「狄青，或許因為石門打開，所以才有風湧動吧？」

趙禎放下心來，立即道：「多半如此。」說罷拉住了李順容的衣衫，哀求道：「李順容，我知道你肯定知道去先帝那裡的辦法。求求你帶我去吧。」他這次來永定陵，已抱著破釜沉舟的念頭，當然不肯

就這麼回去。他也知道，只要上了獻殿，想再下來，都難有藉口。

李順容滿是為難，可見到趙禎哀求的眼神，幽幽一歎道：「你要找什麼？我去找。這裡危機重重，怎能讓你冒險呢？」

趙禎搖頭，堅決道：「我一定要自己去找。李順容，你幫幫我嗎？」他搖晃著李順容的衣襟，有那個撒嬌的孩子。

趙禎是天子，從未有過這種姿態，但他在李順容面前，卻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撒嬌的情緒。玄宮雖玄，但看著李順容的眼睛，趙禎突然拋卻了所有的畏懼。他覺得，李順容定然能夠保護他！不為什麼，只憑感覺。

狄青沒有留意二人的表情，還在回憶方才的情形。他眼角不自主的又開始跳動，突然問道：「李順容，要從獻殿進入這裡，難不難？」

李順容緩緩道：「據我所知。除了我知曉最直接入朝天宮的道路外，應該沒有別人了。生死門之後，岔道重重，而生死門更是有十七種機關，想要通過，絕非易事。而若誤入岔道，只有死路一條。」

「因此除了你之外，再沒有別人能進來了？」狄青緩緩道。見李順容點頭，狄青稍放下心事。趙禎已道：「狄青，你莫要疑心了。李順容……」不待再求，李順容已歎息道：「聖上，我帶你去，你跟著我。」趙禎大喜，連連點頭。

李順容轉身，決然的重回了朝天宮中。狄青無奈，望著出口苦笑，也只能跟隨二人重返宮內，心中疑惑卻更甚，李順容這人根本算不上趙恆身邊有身分的妃子，為何可以在玄宮自由出入？

真宗若是寵愛李順容，就不應該讓她孤單的守墓，可真宗若不寵愛李順容，按理說也不會將李順容

留在這裡。狄青想不明白，已小心翼翼地跟隨趙禎來到一門戶前。他其實更好奇，趙禎不懼危險的來到玄宮，到底是為了什麼？

門戶呈烏黑色，若不細看，絕難察覺這是道門。

趙禎問道：「這道門通往先帝靈柩所在之地嗎？」

李順容搖搖頭道：「不是，先帝的那裡，門是五色夾雜。」

「哪五色？」

「有金、白、黃、黑、烏五色。」李順容緩緩道。

狄青心中一動，一旁道：「你方才說這朝天宮有七道門戶。入口是玉門，先帝靈柩停放的地方是五色門，這有一道烏門，難道說，其餘的四道門，分別是金、白、黃、黑四種顏色嗎？」

李順容點點頭，「狄青，你很聰明。」

「那門內都有什麼？」趙禎關心地問道。

李順容緩緩搖頭，並不言語。狄青暗自皺眉，心道趙恆的陵寢，五色絕不會是憑空設計，但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李順容也向旁走去，說道：「這裡我幾年前，曾經來過一次，記得先帝的陵寢，本來在這烏門的對面。」

在這黝黑的朝天宮中，李順容也分辨不出方向，找到了烏門後，才想到這簡潔的法子。

要到對面，最快的方法當然是從石室正中穿過，李順容下定了決心，反倒沒有了絲毫猶豫，徑直走過去。等路過桌椅的時候，李順容只是在想，菩薩保佑，我終於見到了他……求你保佑他平平安安，民女雖死無憾。她一想到這裡，就忍不住心情激盪，就在這時，只聽狄青嘆聲道：「等等！」

狄青那兩個字，說得竟有些顫抖。他本是極為膽大之人，但在這陰森的玄宮中，竟有說不出的驚怖。

李順容一凜，止住了腳步。趙禎急道：「狄青，又怎麼了？」

狄青一字字道：「李順容，你把夜明珠給我用用。」他不知道用了多大的氣力，這才壓住了心中的驚懼，實在是因為他發現件極為恐怖的事情。

趙禎聽狄青口氣有異，揪心起來，顫聲問，「狄青，你發現了什麼？」

狄青只是接過夜明珠，緩緩地照在了石桌之上，那一刻，他滿臉錯愕驚恐。

石桌是玉石所做，色澤淡青。石桌上，只有一層浮灰。

趙禎見了，大為詫異，不解道：「狄青，你到底怎麼了？」

狄青嘎聲道：「你和李順容，方才可曾碰了石桌？」

趙禎、李順容異口同聲道：「沒有。」

狄青嘴角抽搐，低聲道：「我記得清清楚楚，方才我只在石桌上，留下四個手指印。」

趙禎道：「那又如何？」轉瞬間，他也臉色巨變，因為他已發現，石桌上除了狄青的四個手指印外，又多了一個手印！手印是五指按上留下的痕跡。

「是拇指、食指、和中指留下的印記。」狄青喃喃道，他那一刻，臉色極為難看。

那多出的手印，手指長度竟比尋常人長了半數，那絕非狄青的手印，更不是趙禎和李順容的。趙禎手沒有那麼大，李順容的手指纖細，也不會留下石桌上的那種印記。這玄宮中，竟然有第四個人，方才就在石桌上留下個手印。

狄青想到這裡，已覺心寒，向趙禎望去，他已經預料到趙禎慘不忍睹的表情。趙禎果然不停地流汗，這壓抑的玄宮、無盡的寂靜、難言的黑暗，還有黑暗中不知是人還是幽靈的手印……

趙禎沒有發狂，狄青倒有些出乎意料。他目光閃動，不經意地瞥見了李順容的表情。李順容表情很怪，不是驚懼，而是難以置信。她嘴唇蠕動，只是說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狄青反問道：「什麼不可能？」

李順容的話好像很正常，她不認為這玄宮會有第四人進來。但狄青總覺得，李順容的不可能三字中，包含著鬼氣森森。

李順容渾身顫抖，突然道：「把夜明珠給我！」

狄青遞過夜明珠時，只覺手心已在流汗，李順容一把搶過了夜明珠，嘶聲道：「跟我來！」見趙禎渾身顫抖，邁不開步，李順容一字字道：「聖上，這是你父親的陵寢，就算有鬼，也會保護你。」

李順容說罷，徑直向對面的方向行去，毫無畏懼之色。趙禎被李順容所言打動，竟跟隨李順容前行。狄青又急又驚，可見二人前去，他轉瞬要沒入黑暗之中，只能跟在趙禎身後。

在這裡，沒有光線照亮，若是踩到黑格，狄青實在不敢想像後果如何。可又有疑惑湧上腦海，那在石桌上留印的，到底是人是鬼？留印之人怎麼能夠在石室中任意走動？

腳步踉蹌，在幽靜的玄宮中，有著說不出的動人心魄。三人終於走到了對面的石壁前。

夜明珠照耀下，那道門戶果然是五彩的，分金、白、黃、黑、烏五色，讓人看不出門戶構造。五種顏色分格子交錯組成，讓人看一眼後，就覺得混亂不堪，頭暈目眩。但珠光閃耀，那門戶的五彩又開始流動，如青霄行雲、夕照晚霞，轉瞬讓人心胸暢快。狄青不解為何一道門，竟給人如此的感覺。

李順容摸索了半天，用力一扳，五彩門戶倏然而起，露出個長長的甬道。門戶開啟時，無聲無息。可就是這種寧靜，更讓人心跳不已。

甬道內，大放光明。由幽暗之地，驟見光明，狄青吃了一驚。等定神望去，才發現甬道兩側的石壁上，每隔數丈，都有一顆夜明珠鑲嵌。那夜明珠比李順容手中的珠子還要大上半數，這甬道中，竟然有百來顆這樣的夜明珠。

狄青望得魂動心馳，竟然呆了。

一個墓室，為何要設計得這般精巧。這本是死人住的地方，為何要有這些名堂？狄青想到這裡，又感覺心跳加劇，當初見到石桌的感覺又湧上心頭。這玄宮中，有個孤孤單單的幽靈……

狄青有些好笑，但又感覺背脊發涼。

甬道幽幽，李順容望著那甬道，輕聲道：「聖上，甬道的盡頭，就是先帝棺槨所在。這條甬道，沒有機關了。我和你一塊進去。」她又按了一處機關，關閉了彩門。

趙禎啞聲道：「好。」他輕輕牽住李順容的衣襟，李順容忽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趙禎猝不及防，只覺得那手掌冰涼，渾然不似人手，想要大叫，但牙關打顫，竟發不出聲音來。

李順容笑容有些淒慘，雙眸盯著趙禎道：「聖上，你放心，無論如何，我都會保你平安。」

趙禎點點頭，脖子都有些僵硬。李順容已舉步從甬道走過去，甬道寬闊，足夠三、四人並肩行走。狄青走在這珠光寶氣的甬道中，心中卻有說不出的詭異。

甬道竟越來越寬，越走頂部越高。感覺就像從個喇叭管子裡向外寬敞的開口走去，雖不確切，但前方已漸漸不像甬道，而像是殿閣入口。

甬道盡頭，竟是面寬廣的玉牆。玉牆之上，繪了個佛像。那佛像細腰婀娜，一手拈花，一手下垂，身上寶氣珠光，瓔珞莊嚴。但那佛像，竟是沒有臉的。

本來仰望那佛像時，狄青心中隱有肅然之意，但見到那佛像白白的一張臉，沒有任何五官的時候，狄青心中寒氣遽升。

這是什麼佛？這裡畫著這麼一尊佛，到底是什麼意思？看不到佛像的五官，只從那佛像的裝束，分辨不出那佛像的性別。

狄青怔怔望著那佛像，趙禎亦是如此。二人互望一眼，均見到彼此眼中的驚恐疑惑之意。

李順容竟還鎮靜如常。她突然對狄青道：「你把刀給我。」

狄青強笑道：「你要刀做什麼？」他說話的時候，才發現聲音嘶啞，彷彿他說的話，都和他的身體脫節了。狄青本來覺得李順容不過是個弱女子，就算有敵意，他也能制住對方。可見到這時的李順容，竟冷靜非常，忍不住心中惴惴。

「把刀給我。」李順容又說了一遍，神色決絕。

狄青望了李順容良久，終於除了刀鞘遞過去，李順容接刀鞘在手，並不拔刀，對著那尊佛像望了半晌，嘴唇蠕蠕而動。

狄青聽不到她出聲，但見她神情激動中帶有悲壯，心中微動。就見李順容倒轉刀鞘，刀柄已撞在佛像之上。

刀柄撞擊的是佛像下垂的左手食指。叮的一聲響後，李順容並不停歇，刀鞘連擊，又擊在佛像的無名指之上。轉瞬之間，狄青已見李順容連敲五下，擊的都是佛像的手指。

狄青正待詢問，突然眼中露出驚駭之意，趙禎也倒退一步，面無人色。前面繪著佛像的玉牆遽然上移，消失不見。

如果只是玉牆移動，還不能讓趙禎、狄青如此神色，讓他們吃驚的是，牆壁移開，裡面竟現出了一座宮殿。

那宮殿的規模，比起汴京皇宮中的任何一座宮殿，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宮殿一現，如夢如幻……狄青見到，幾疑身在仙境。宮殿中光線柔和，絲毫沒有陵寢中的鬼氣森森。殿頂不知鑲嵌著多少夜明珠，有如日月星辰。而宮殿之底，並非實地，流動著藍色的水——好似浩瀚海洋。藍水的正中，立著九層高臺，以黑石為階，白玉為欄杆。明光藍水、黑石白玉下，整個宮殿已泛起迷離幻化的光芒。

狄青舉目望過去，身軀一震，因為他驀地發現，高臺之上，竟站有一人。本來有人站在宮殿的高臺之上，是極易被人發現。但狄青震撼於宮殿的恢弘瑰麗，這時才發現有人。等見到那人的時候，狄青更是心顫如弦。這裡怎麼會有人站在高臺之上？

趙禎也發現了那人，臉上激動，失聲道：「父親！」狄青不認識那人，趙禎卻早見過那人不知多少遍，是以舉目之間，就已認出那人。

高臺上站立的那人，赫然就是大宋真宗趙恆！

狄青已額頭冒汗，側身望向李順容，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先帝怎麼沒死？」

陡然察覺李順容並不在他的身旁，狄青急忙扭頭向來處望去，只見空空蕩蕩，連個鬼影都沒有。狄青又是一震，身軀晃了兩晃。

李順容竟然不見了。

第二章 入 穀

狄青駭然眼前恢宏而又詭異的景象，一時心神悸動，竟沒有留意李順容。待發現李順容消失不見，差點大叫起來。

趙禎也發現了這點，再也按捺不住，放聲狂叫。那聲音淒厲慘切，充滿了不信和恐怖。狄青一把抓住了趙禎，喝道：「聖上，莫要叫了。」

「聖上，莫要叫了。」

一個聲音幾乎和狄青同時喚出，趙禎聽到那聲音，倏然止聲，低頭望過去，慘白的臉上有絲欣慰，更多的是委屈。他眼睛一眨，淚水湧出，哽咽道：「我……我還以為你不再要我了。」

發聲那人正是李順容。狄青這才注意到，他們站在宮殿的入口處，有一道臺階向下通去。而李順容，就站在下方的臺階上。

狄青若早見到臺階，絕不會如此驚慌。但他也是個常人，震撼於宮殿的奇詭，並沒有注意到腳下的臺階。

「你在下面幹什麼？」狄青澀然道。

李順容緩緩道：「先帝雖說前面這段路無危險，但我總不放心，因此就先探探。」

狄青遲疑道：「先帝……先帝怎麼會沒死？」

李順容道：「誰說先帝沒死？」

狄青只是望了眼高臺，李順容順著他目光望過去，歎口氣道：「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她伸手又牽住了趙禎的手，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地面藍水如海，卻有一道曲徑迴廊通向高臺。原來方才李順容，是去試探那迴廊是否有危險。

李順容順著那個迴廊走去，終於到了高臺之旁。舉目望過去，喃喃道：「一三五跳，莫要走在雙數的臺階上。」她舉步邁上第一級臺階，並不踏在第二層玉階上，而是徑直踩到第三階梯。

狄青暗自心驚，心道趙恆端是小心非常，就算在這裡，也安排了陷阱。

三人越階而過，終於踏上九層高臺。李順容舒口氣，抹了下冷汗道：「好了，這上面沒有危險了。」

趙禎怔怔地望著高臺上的那人，李順容卻只望著趙禎。這裡所有的一切詭異，在李順容眼中都不足為奇，她的目光，簡直不捨得離開趙禎片刻。

狄青也望向高臺那人，心中驚疑不定。現在他終於看清，原來那人是立在棺槨之中。而那棺槨，竟是透明的。怪不得他從遠處看過來，看不到棺槨，只見到一人立在那裡。

棺槨中人身著皇服，臉色蒼白，雙眸緊閉，神色威嚴。

狄青看了眼，仍不能確定那人的死活，因為那人面容栩栩如生，更像是在入睡。但趙恆當然是死了，十年前就死了，這點應沒有可疑。不過趙恆在陵寢中，死後還要站著，卻是什麼道理？趙恆已死十多年，屍體還是如生前般，又是什麼道理？

狄青想不明白，目光終於從趙恆的臉上移開，見那棺槨奇異，忍不住多看了兩眼。透明的棺槨，狄青從未見過。那棺槨如同用整塊透明的水晶雕琢出來的，但世上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水晶？

狄青只覺得這裡的一切，都古怪而不可思議。暗想真宗活著的時候，就搞得舉國烏煙瘴氣，沒想到死後，也是神神怪怪。

他目光從棺槨處移開，不經意地掠過了趙恆的一雙手，突然全身一震，臉色又變。

趙恆的那雙手，比起常人要大了許多，五指亦是長了許多。

狄青霍然想起，朝天宮中那石桌上留下的三指印記，不像這雙手留下來的？

想到這裡，狄青渾身戰慄，退後兩步，差點跌下高臺。他雙眸滿是驚怖，喃喃道：「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狄青根本不信，那手印竟會是趙恆留下的。趙恆死了，他還站在棺槨中，怎麼會跑出去在石桌上留下手印？

荒誕不稽。

狄青雙眼發直，突然想到，李順容方才見到石桌上的手印，說的也是他方才說的話。

不可能，絕對不可能！難道說，李順容也早就懷疑那是真宗的手印，這才有有些發瘋的要到這裡看看？

狄青向李順容望去，見到李順容也向他望過來。二人的目光中，都帶著難以置信之意。李順容低聲道：「不是他……這棺槨絕沒有打開過。」

狄青想笑，可怎麼也擠不出笑容，聲音都彷彿變得陌生，「你不要告訴我……他可以……這是不可能的。」他想說趙恆不可能復活，但話到嘴邊，已斷斷續續。

「那是誰？」李順容反問道。

狄青答不出來了，他勉強壓住心跳，良久才道：「我不知道。」

趙禎並沒有留意到趙恆的手，更沒有聯想到石桌上的手印。他終於鎮定了下來，眼前是他的父親，無論生死，都會保護他。

不過趙禎從未想到過，父親竟是這種葬法。據趙禎所知，父親在位時，就開始祕密修建這個陵寢，直到父親駕崩後，也沒有竣工。還是靠著劉太后繼續修下去，才有了永定陵。

這裡的一切，母后知道嗎？趙禎滿懷心事，也就沒有留意到李順容和狄青的低語。他目光流轉，望了半晌，突然有了失望之意，問道：「這裡怎麼什麼都沒有？」

這裡有日月星辰，有浩瀚海洋，有高臺棺槨，但顯然沒有趙禎想要的東西。

李順容詫異道：「聖上，你要找什麼？」

狄青也想問這句話，因為他也不知道趙禎堅持到玄宮來是要做什麼。

趙禎支支吾吾道：「我想找……」他看了半晌，終於搖搖頭道：「這裡應該沒有我要找的東西。」宮殿恢宏，但也簡單，所有的物品，一目了然。趙禎臉上寫滿了失望，突然道：「李順容，你不是說朝天宮還有五道門嗎，我們去看看，那裡究竟有什麼！」

李順容變色道：「聖上，你是倚仗著先帝的保佑，眼下才能平安無事。我只知道如何進入這裡的方法，其他五道門，我根本不知道開啟之法，如何進入？我現在能帶你平安到此，只因為這些地方的機關，我均是知道，但只要錯走一步，就會萬劫不復。那五道門後有什麼古怪，我完全不知，你莫要冒險了。」

趙禎滿是失望，無神道：「你也不知道如何開啟？那可如何是好？」他直到如今，仍不肯說出要尋

什麼，狄青奇怪中又有不滿，突然感覺趙禎到了這地方，也滿是神祕。

不知過了多久，狄青終於忍不住道：「聖上，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裡為好。」

這裡雖是沒人，但狄青想到多出的那個手印，還是心有餘悸。

趙禎木然立著許久，又看了眼父親的棺槨，喃喃道：「他不會騙我的……他不會騙我的……」

狄青不知道他是誰，可見趙禎如此表情，忍不住抬起手掌在他面前晃了晃。

趙禎霍然回神，苦澀道：「朕沒事，先出去再說。」他好像恢復了冷靜，又以朕自稱。

李順容舒了口氣，帶二人原路返回。等到玉牆關閉的時候，三人沿著甬道回轉，狄青忍不住手按刀柄，警惕留意周邊的動靜。

到了朝天宮之前，李順容又開啟了彩門，光線透出，將黝黑的朝天宮也照亮了起來。

李順容才待囑咐趙禎莫要亂走，突然臉色大變。狄青霍然望去，也呆立當場。趙禎也是搖搖欲墜，直勾勾地望著前方。

朝天宮被甬道內的光線照得大亮，狄青也就看清楚了朝天宮的構造。

朝天宮內除了石桌石椅和兩個石像外，只有黑白的地格，七道門戶。七道門戶除彩門、玉門外，另有五個門戶，分五種顏色。

那五個門戶，赫然都是開啟的！

一股寒意湧上狄青的心頭，別的門戶開合他不清楚，但方才烏門肯定是關著的，但如今，怎麼會悉數開啟？是誰開啟了門戶？是那個留下手印的幽靈？

雖難以置信，狄青還是回頭向趙恆停放棺材的方向看了眼，身後無人。可就是靜悄悄的才讓狄青心

慌。或許有個幽靈跳出來，狄青反倒不會如此心慌。

趙禎竟還能挺住，望見五門悉開，他眼中驀地湧出狂喜之意，喃喃道：「是祖先保佑。」

狄青吃吃道：「聖上，你說什麼？」他到現在還沒有發狂，就算自己都感覺到奇怪。他認為趙禎好像有點神志不清了。

趙禎霍然望著狄青，興奮道：「是先帝開啟的，他知道朕要找個東西，所以幫朕開啟了五道門。」

狄青臉色鐵青，心道你真的以為這門是趙恆開的？強笑道：「聖上……你……」不等說下去，趙禎已舉步向金門走去。

李順容本待攔阻，可見到趙禎興奮的表情，竟跟隨他而去，只是出言提醒道：「聖上，你小心。」

狄青渾身冒汗，手按刀柄跟了過去，趙禎已入了金門。金門內，是個比朝天宮要小的房間，遠不及存放真宗棺槨的地方恢宏，但裡面所有的東西，均是金色的。外邊的光線照進來，照得室內輝煌變幻，金絲萬縷。

狄青適應了光線，就見趙禎正在望著正前金案上的一本書。這個房間內，好像就為了放置那本書。書的封面，竟然也是金色。書頁無字。

趙禎顫抖地伸出手去，竟要取金案上供奉的那本書。

狄青心思飛轉，暗想難道這就是所謂的天書？當年真宗在左承天門南得天書一事，狄青略有所聞，只奇怪趙禎來到這裡，就是為取這本天書嗎？

李順容突然道：「聖上，你要天書，我來取。」她閃身到了趙禎面前，拿了天書，靜了片刻，這才

舒了口氣，將天書遞給趙禎。

趙禎眼中露出感激之意，輕聲道：「謝謝你。」他知道李順容如此，當然是怕這附近有機關。這李順容竟把他的性命看得如此重要，怎能不讓趙禎感激？

趙禎持著天書，手還在發抖，卻已迫不及待地翻開天書。狄青就在身邊，忍不住也看了眼，可一望過去，有些發呆。

天書竟然是無字的。

狄青看到，又驚又笑，不由想起兒時曾聽娘親說過個傳說。春秋時期，有個叫鬼谷子的人曾得授天書，是以修仙得道，那本天書，也是無字的。

無字天書，要來何用？趙禎歷盡艱辛來取這本書，又為了什麼？

趙禎眼中也滿是怪異，他翻看兩下，見書中空無一字，眼珠轉了下，將書收入了懷中。李順容大為吃驚道：「聖上，你做什麼？」

趙禎緩緩道：「朕來這裡，雖不是為了此書，但這終究是先帝的遺物，朕需要帶回去看看。李順容，你不會把這件事對旁人說吧？」他眼中滿是懇切，李順容見了，心中一軟，慘然道：「先帝為了此書，不思朝政，我只怕你重蹈覆轍。」

趙禎一字字道：「朕答應你，朕絕不會沉迷此物。朕拿這本書，只是想……紀念先帝。」見李順容也不反對，趙禎望向狄青道：「你也不會對旁人說此事，是不是？」

金室中，趙禎的眼珠似乎也變成了金色。狄青望見趙禎的那雙眼，背脊有些發涼，低聲道：「我當然不會。」

趙禎竟然笑了，說道：「再去另外四個房間看看。」

伊始有些懦弱的趙禎，在這詭異的玄宮裡，變得好像越來越膽大。相反，膽大如虎的狄青，卻變得越來越心寒。

只有李順容平靜依舊，她似乎感覺到什麼，只是道：「聖上跟我來，你要什麼，我來取就好，你萬勿動手。」她轉身向旁走去，到了白色的門戶前。

說是白色，並不確切。在狄青看來，那裡應是淡淡的銀白之色。房間裡，所有的一切，均像是白銀所製，包括几案，這讓整個房間中有了種陰冷之感。幾乎和金色門戶內相同，正前方有個銀色的几案，上面放著幾件東西。

如果說無字天書完全讓人看不懂，那几案上放的東西，就更讓人看不明白了。桌案上，有一個扁扁的匣子，匣子材質銀白，裡面放著十數片銀白的金屬。

那匣子是什麼？做什麼用？沒有人知道。

趙禎雖是訝然，卻對這東西並沒有興趣，轉身要走，突然發現狄青直勾勾的望著几案，驚駭欲絕的樣子。

趙禎皺眉道：「狄青，你怎麼了？」

狄青疾步上前，突然伸手從几案上拿起一物，盯著那東西，難以置信道：「這……怎麼可能？」

趙禎本有不滿，心道這裡均是先帝之物，朕取走無妨。你狄青怎麼能隨便動這裡的東西？定睛一看，見狄青手中，不過是半塊玉珮，趙禎心思微轉，說道：「狄青，你若喜歡這玉珮，就取走吧。」

在趙禎心中，狄青已和他親信彷彿，狄青出生入死地救他，趙禎當然也會感激。眼見陵寢中危機重

重，趙禎還需要狄青衛護，當然能拉攏就拉攏。

狄青啞聲道：「不是……聖上，我不是貪圖這玉珮。」他突然伸手入懷，又取出一物，和那半塊玉珮對在一起，竟然天衣無縫。

趙禎一驚，失聲道：「這是怎麼回事？」

李順容也吃驚地望著狄青，不知所措。

狄青心亂如麻，也是茫然不解。他拿出的那半塊玉，正是楊羽裳送給他的半塊玉，也是關係到楊羽裳身世的半塊玉。

但另外半塊玉怎麼會在玄宮的一間房中？楊羽裳的身世怎麼和永定陵有關？難道說……狄青不敢想下去，也不能說下去，見趙禎目光中滿是問詢，狄青咳嗽道：「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出去再說吧。」

趙禎還有他事，點點頭，走出了房間，走到烏色的門戶。他才到門戶前，就吸了口涼氣，不肯再向門內走進一步。那房間內的顏色，不出所料，全是烏色的。

房間內沒有几案，只有很多烏色的瓦罐之物。那瓦罐共有九堆，每堆三層。底層五個，中層三個，頂層一個。九堆瓦罐，共計八十一個。

狄青見到那些瓦罐，不知為何，心中滿是不安。

趙禎臉上也有些異樣，竟對那瓦罐施了一禮，歎口氣道：「走吧。」狄青或許不知道瓦罐中是什麼，但趙禎卻知道，那裡面裝的肯定是佛舍利！

就算是趙禎，對這些佛舍利都有敬畏之意，不敢褻瀆。

當年真宗信神，各地爭獻祥瑞舍利，趙禎沒想到，他爹竟然將這些舍利堆放在玄宮。這有什麼意

思？趙禎有些頭痛，心中只想，只剩下兩間房了，我要找的那東西，難道在那裡。若是沒有那東西的話，如何是好？他憂心忡忡地到了黃色的門戶前。

門戶呈黃銅之色，微微發暗，趙禎舉目望過去，見沒什麼詭異，緩步進去。狄青緊緊跟隨，抬頭一望，見到四壁空空。

這間房中，竟然物飾極少，除了對面的牆上——掛著一把刀！

其實狄青只能見到刀鞘和刀柄，見不到那刀身是什麼樣子。刀鞘色澤血紅，刀柄色澤如血，狄青見到的彷彿已不是刀，而是一條飛天的紅龍。

他見到那把刀的第一眼，就感覺黃銅的室內，突然充斥了紅色的血意，那把刀中，有如帶著萬刀千殺的氣息，凝聚著不知多少人的鮮血快意。

狄青心馳神往，突然瞥見牆上那刀的兩側，各寫著四個大字。

字體龍飛鳳舞，直欲破牆而出。那兩側的八個字，組成了一句話：王不過霸，將不過李！

八字簡單，但含義萬千。狄青讀到這八個字的時候，不知為何，心頭熱血上湧，只覺得耳邊鏗鏘鏘鏘，如金戈相擊，鐵騎緊急。

「王不過霸，將不過李！」這八字中，到底有什麼意思？狄青一時間，竟然癡了。他忘卻了太多的事情，甚至忘記了神祕的手印、奇怪的玉珮。他望著那柄刀出神，並沒有留意到李順容看著他的眼神有些奇怪。

趙禎歎口氣，已轉身道：「走吧。」這裡看起來並沒有趙禎需要之物，因此他不想耽擱。

狄青臨走前，還忍不住回頭望了眼牆上的那把刀，心中還在想，這是誰用過的刀，掛在這裡是什麼

意思？

趙禎已到了最後一道黑色門前，他神色有些緊張，也像有些惶惑。在門口猶豫片刻，趙禎終於還是走了進去。

黑色的房間，黑色的牆面，裡面只有一個黑色佛像。狄青見到那佛像的時候，心中忍不住呻吟，那佛像是無臉的，就在方才見過，除了色澤外，和玉牆的佛像，一般無二。

趙禎突然叫道：「不對，不對！」

狄青一驚，忙問，「聖上，怎麼了？」

趙禎盯著佛像的手道：「這佛像和方才的有些不同。方才那佛像，一手拈花，這佛像的手，應該是托著一物的。那一物，現在哪去了？」

狄青望去，發現趙禎說得沒錯。室內這黑色的佛像，一手下垂，另外一隻手不是拈花，而是橫在胸前。祂五指微曲，的確像托著一物。

那佛像托著什麼？難道就是趙禎要找的東西？金書、銀器、血刀、舍利還有這房間中的沒有面目的佛像，羽裳的玉珮、透明的水晶棺、不朽的帝王，還有那壯闊的玄宮……

狄青心緒如麻，想得頭都大了，這裡所有的一切，若讓狄青形容，只能用「不可思議」四個字。他想不出答案，只能向趙禎望去。他驀地發現，趙禎好像知道的比他要多些。

趙禎望著那佛像，那佛像也望著他。佛像臉色黑暗，趙禎已面如死灰，眼中滿是深深的絕望之意，他喃喃道：「完了，完了……」那一刻，趙禎沒有了自信，所有的驚怖似乎重新回轉到了他的體內。

趙禎失魂落魄，只是反覆念著「完了」兩個字。李順容急了，問道：「你到底找什麼？為什麼不告

訴我？」

趙禎突然放聲大笑道：「告訴你？告訴你有用嗎？找不到了，這是命中註定。」他轉身就要衝出房間，卻被狄青和李順容死死拉住。趙禎驀地抑制不住失落，放聲大哭，伏在李順容的肩頭道：「朕完了，朕回去也沒用了。」

李順容淚水也流淌下來，突然眼中光芒一現，似想到了什麼，低聲在趙禎耳邊說了幾個字。

她聲音極低，狄青沒有聽清，只注意到李順容嘴唇蠕動，不想趙禎全身巨震，霍然挺直了腰板，駭然望著李順容道：「你如何得知？」向狄青看了眼，趙禎收聲，眼中露出驚凜之意。

李順容輕歎口氣道：「聖上，我明白了，我有辦法。我們出去再說，好嗎？」

趙禎略有猶豫，抹掉了淚水，強笑道：「好。」

狄青發現趙禎那一刻，像驚悚，又像是振奮，少了絕望之意，不由大是奇怪。他總覺得李順容和趙禎之間，有種難言的關係。可趙禎是天子，李順容不過是先帝的一個順容，他們之間，會有什麼關係？

李順容帶趙禎出了黑色的房間，關了五彩之門，朝天宮暗了下來，三人再次陷入幽幽的黑暗中，幸好李順容手中的夜明珠還在，還能勉強照路。李順容開啟了出去的玉門，門外黑暗依舊。

李順容道：「聖上，我們到了彩雲閣。只要再過了生死門，就可直通獻殿了。這彩雲閣中，並沒有什麼問題，我來過幾次。」

趙禎愣了聲，還是心事重重。狄青突然一把拉住了趙禎，止住腳步，心中發冷。李順容感覺到異樣，不解道：「怎麼了？」

狄青凝望著不遠的暗處，問道：「這彩雲閣裡也有石像嗎？」他不由又想起了那石桌上的手印。

李順容吃了一驚，已見到前方似有道暗影，失聲道：「誰？」她知道，這裡本是空空蕩蕩，除了牆壁上繪有的佛像。

可如果沒有石像，哪來的影子？

嗒的一聲響，是火石撞擊的聲音。火星在黝黑的石室中，顯得那麼絢爛刺眼。油燈燃起，照亮了石室，卻遮掩住拿燈之人的那張臉。

那人輕輕歎口氣，不等狄青認出那人，李順容滿是驚駭道：「錢宮使，怎麼是你？」

那張臉終於從燈後移出，昏暗的燈光下，本來白皙的臉上，帶分陰冷。狄青也終於認出那人，目瞪口呆。

掌燈之人，竟是孝義宮的宮使錢惟濟！

玄宮中發生了太多難以解釋的事情，讓狄青震駭莫名，甚至忘記了他還在帶趙禎逃亡。

他不知道幽靈是誰，也不知道刺客是誰。

幽靈和刺客，是否是一夥的？狄青堅信，方才在朝天宮，的確有第四人的存在。那人難道就是錢惟濟？

見到錢惟濟的那一刻，狄青的思緒立即回到了現實，已知道事情不妙。錢惟濟怎麼可以進玄宮？孝義宮失火的時候，錢惟濟去了哪裡？見到趙禎，錢惟濟為何不拜見？是不是因為他覺得已無需拜見？

趙禎沒想那麼多，見是錢惟濟，一股怒意湧上心頭，喝道：「錢惟濟！你見了朕，怎不上前參拜？」

錢惟濟歎口氣道：「現在拜與不拜，又有什麼區別？」

趙禎臉色巨變，聽出了錢惟濟的言下之意，嘎聲道：「你要造反？」

錢惟濟淡淡道：「你總算不笨。」

趙禎吸了口冷氣，已清醒了過來，咬牙道：「刺客是你派來的？」

錢惟濟不語，狄青突然道：「錢宮使，聖上待你不薄。你兒子雖冒犯了聖上，但聖上對此並不怪責，你若真是因為此事造反，我覺得大可不必。」

錢惟濟不待回答，一人已道：「狄青，你實在過於天真。難道到了這時，你還認為錢惟濟有回頭之路嗎？」

狄青聽到那聲音，一顆心沉了下去，說話那人是他的老對頭。不想此時此刻，竟又狹路相逢。

多聞天王緩步從暗處走出來，冷漠道：「一切都到了結束的時候。」

狄青見了多聞天王，只能暗叫命苦，知道已陷入對手的大網中。眼珠轉轉，微笑道：「憑你一個人？只怕能力不夠吧？想當初在曹府……」

「在曹府沒有宰了你，我現在還想試試。」一人淡淡道，從多聞天王身後走了出來。那人背負單刀，赫然就是曹府逃走的持國天王。

狄青神色再變，心亂如麻。持國、多聞天王到底是不是飛龍劫那兩人？他們聯手錢惟濟襲駕，到底是何用意？錢惟濟好好的一個宮使，為何要襲駕？

狄青太多事情想不明白，他唯一明白的是，除非奇跡出現，不然以他狄青的身手，根本不是這兩個人任何一人的對手！

李順容意識到不好，嘶聲道：「錢宮使，你忘記了先帝遺訓，旁人不得進入這裡嗎？違命者……不得好死！你又是怎麼進來的？」

錢惟濟臉上微有畏懼，不等說什麼，趙禎忿忿道：「錢惟濟，你父投奔大宋，太宗好生待見；你兄錢惟演和太后家族聯姻，甚至官拜樞密使；你也是榮耀萬千。我趙家對你們不薄，你竟然想要殺朕？」

錢惟濟臉色越來越青，遽然叫道：「是呀，你趙家的確待我不薄。我父對大宋極為恭敬，可你爺爺卻扣住他不放，逼他獻出千里江山，之後毒殺了我父。我兄為你們大宋鞠躬盡瘁，官拜樞密使，可轉瞬就被革職，逐出京城！我榮耀萬千，是呀，當個宮使餓不死，但天天為你們趙家看墳守孝，真的榮耀呀。」轉瞬諷刺地笑，「你們趙家對我們錢家，真是不薄呀！」

狄青對這些事情並不知曉，趙禎卻沉默下來。

原來錢惟濟之父錢俶本是吳越的最後一個皇帝，對大宋一直執禮甚恭，但宋朝太宗之時，傳旨讓錢俶入京朝拜，借機扣留了錢俶，錢俶不得已獻了吳越疆土。太宗表面上對錢俶優待有加，封王賜號，但隨後在錢俶六十大壽那日遣使祝賀，錢俶當夜暴斃，旁人雖是不說死因，但都猜測錢俶是被太宗所殺。錢俶之子錢惟演工於心計，熱心仕途，竟能和劉太后家族聯姻，官至樞密使，但才上任沒有多久，朝中群臣一致覺得此人對朝廷是個極大的威脅，上書請太后罷免了錢惟演。錢惟濟是錢俶七子，在仕途沉沉浮浮，終不得志，固然是能力不行，其中當然也有趙家防前朝後人之意。

錢惟濟要反，並非無因。

錢惟濟激動萬分，放聲笑道：「因此有個機會，我當然要抓住。李順容，這玄宮的祕密，的確只有你一人知道，但這些年來，你根本對我並不提防。我對生死門後的機關早就了然……」

「但入玄宮岔路重重，我每次進來時，都確定無人跟蹤，你如何能來到彩雲閣？」李順容問道。她其實並不關心錢惟濟如何進來，只想著拖延時間。

錢惟濟詭異道：「你一直都在使用龍涎香。那種龍涎香本是先帝所賜，是從西域進貢過來。」

李順容不解道：「那又如何？」

錢惟濟得意道：「那香氣雖淡，但我早就訓練了靈犬。」

狄青一旁道：「因此李順容離開後，你打開機關，就用靈犬嗅玄宮中的香氣，找到了主道？」

錢惟濟歎口氣道：「狄青，你真聰明。可惜的是，李順容一直只到這裡，再沒有多走。因此我只能帶他們在這裡等你們。我知道，這裡是不能走錯一步的。李順容，我們遍尋趙禎不見，我就知道，這世上若還有人能找到他，那一定是你了，你若找到了趙禎，肯定會把他帶到這裡。因為……」

不等他說完，李順容已嘶聲道：「住口！」她淚流滿面，傷心欲絕。

錢惟濟說得並不正確，因為是趙禎執意要到玄宮。但世上許多事情，往往就是如此陰差陽錯。

可錢惟濟為何認定李順容可以找到趙禎？狄青想到這裡，心中苦笑，又想錢惟濟如果說的是實話，那方才在朝天宮內的又是誰？

心思飛轉，狄青問道：「錢惟濟，可我還有件事不明白。你如此算計，就算殺了聖上，對你有什麼好處？你是個宮使，聖上遇刺，你不可推責。這天子的位置，怎麼也落不到你的頭上。」他問話時，眼珠飛轉，卻在想著逃命之法。

多聞天王面具上還是那亙古不變的微笑，聞言道：「狄青，你莫要拖延時間了，你問了，我們也不會說。其實這裡要死的只有趙禎，你和李順容都不用死。」

李順容悲聲道：「那我死，你放聖上走！」

多聞天王歎口氣道：「不可以。你還有用，我怎麼捨得你死？」他歎氣的時候，嘴角在笑，有著說不出的詭異。

趙禎見李順容已泣不成聲，突然一把抓住了李順容的手，微笑道：「朕從未想到過，還有人對朕如此關心。就算死了，又能如何？」

李順容眼淚如珠子般落下，只是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在玄宮內不過數個時辰，趙禎早就體會到李順容如海深的愛護，聞言笑道：「若真是你害了朕，朕倒希望，所有的人都來害朕。」見李順容柔弱淒婉，趙禎胸中興起男兒之氣，霍然轉頭，望著錢惟濟厲喝道：「錢惟濟，此乃先帝玄宮，你如此大逆不道，真不怕天譴嗎？」

趙禎一直有些柔弱，斷然一喝，神色竟顯猙獰。

錢惟濟不由倒退一步，持國天王獰笑道：「若是怕，就不會進來了。狄青，我給你個活命的機會，殺了趙禎，我們放你走。」

趙禎一怔，緩緩向狄青望去。狄青握刀之手青筋暴起，臉色在油燈的照耀下，也顯得猶豫不定。

多聞天王見狀，淡然道：「你不必擔心，我們絕不食言。」

狄青霍然抬頭，喝道：「好！」

嗒啷聲響，狄青拔刀，一刀已向趙禎劈去。

刀光明亮，耀亮了趙禎難以置信的臉。李順容尖叫聲中，已擋在趙禎的身前。三人在玄宮雖沒有多久，李順容一直覺得狄青絕對忠心耿耿，哪裡會想到狄青也會反噬。

狄青刀到近前，突然伸手一推李順容的肩頭，低聲道：「從朝天宮走。」

李順容一個踉蹌，轉瞬明白過來。逃走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朝天宮，朝天宮有機關，那些人未見得敢進。

生死關頭，她踉蹌後退，一把已抓住趙禎，反身就跑。狄青就地一滾，長刀橫削，斬向持國天王的雙腿。玉門已關，他必須要給李順容爭取開啟玉門的機會。可一刀斬去，持國天王竟凌空躍起，消失不見。

狄青只聽啞的聲響，傘尖已到眼前。狄青再滾，可那傘尖如影，緊隨狄青的身軀。狄青再滾兩滾，就要跳起，多聞天王一腳無聲無息地踢來，正中他胸口。狄青悶哼聲中，單刀脫手，倒飛而出，撞在了石壁之上。

這時傳來砰砰兩聲，有兩人落在了狄青的身邊。狄青扭頭望去，心頭一沉，那兩人正是李順容和趙禎。李順容、趙禎尚未跑到玉門前，就被持國天王抓回。

多聞天王眼中閃過分詫異，望了眼持國天道：「這小子多年來，武技無任何長進。你當初怎麼會敗在他手？」

持國天王遲疑才道：「小心他有詐。」

狄青從這兩句話中，已判斷出兩件事，多聞天王的確是飛龍坳的多聞天王，而這個持國天王，亦是在曹府的那個。

見狄青還在轉著眼珠，多聞天王嘿然道：「狄青，你已沒有選擇。莫要指望旁人了。殿前侍衛中有個王珪，武功雖不錯，但是呆呆的，絕不會找到這裡。」

狄青被多聞天王看穿心思，心中更冷。不想就在此時，一人冷冷道：「我真的有那麼呆嗎？」

眾人均驚，不知道誰在說話。多聞天王霍然轉身，向遠處望去。只聽到咯的一聲，一處石門大開，一人大踏步走進來，虎背熊腰，凜然彪悍。

多聞天王瞳孔急縮，已握緊了長傘。持國天王身軀暴漲，已拔出背負單刀。錢惟濟周身顫抖，失聲道：「王珪？你怎麼到了這裡？」

進入彩雲閣的，赫然就是趙禎的殿前侍衛——王珪！

王珪手持長劍，神色凜然道：「錢惟濟！你陰謀作亂，還不束手就擒？」他身邊跟著兩個侍衛模樣的人，都是手持火把，照得石室大亮。

石室雖是大亮，但那兩人頭帶氈帽，遮住了臉龐。

狄青微喜，心道護駕的侍衛中，王珪武功最強，說不定可擋一個天王，剩餘三人對付另外的天王，並非全無生機。趙禎喜極而泣，握緊李順容的手，竟已說不出話來。

錢惟濟心中畏懼，不能回話。多聞天王淡然道：「要人束手就擒，總要有讓人不敢反抗的本事。王珪，你本不該來。」

「可是我來了。」王珪昂然道。

「你來了，就莫要想走了。」多聞天王故作惋惜道。

王珪微笑道：「我來了，肯定有人走不得。」

多聞天王微凜，他知道王珪的武功，感覺自己若出全力，十招內可以將王珪斬殺。可就是因為知道

王珪不行，又見王珪如此自信，多聞天王反倒狐疑起來。

王珪突然道：「你知道我為什麼敢進來？」

多聞天王道：「不知道。」

王珪一字字道：「因為我已知你們的底細，有勝過你們的把握。」

一旁的持國天王怒笑道：「王珪，你果真知道我們的底細？」

多聞天王目光閃動，冷漠道：「那不妨說來聽聽。」他口氣中滿是輕蔑，根本不信王珪所言。

王珪哈哈大笑，突然吟道：「『西北元昊帝釋天，五軍八部望烽煙。夜叉三羅摩乾部，不及九王天外仙。』這歌謠，你們兩個當然聽過。」

王珪說的四句，琅琅上口，狄青完全不明白什麼意思。但持國天王臉色已變，多聞天王一凜，舒了口氣，「你還知道什麼？」

王珪沉聲道：「我還知道，你們是這歌謠中的人。」

多聞天王眼中厲芒閃動，喃喃道：「看來，我們真的輕視你了。」

持國天王怒道：「你別聽他虛言恫嚇，他知道個屁！」

王珪道：「我知道方才那歌謠，是說西平王元昊和他手下的勢力。這些年來，元昊不甘臣服大宋，已建五軍，創八部，八部中奇人異士不少。八部中以天、龍兩部為尊。元昊以帝釋天自稱，獨尊天部。龍部九王，統御其餘六部。其餘六部眾，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就是歌謠中的三羅。其餘三部，就是夜叉、乾達婆、和摩呼羅迦部！六部雖奇，但只有卓絕功績者，才能入選九王，是以才有『夜叉三羅摩乾部，不及九王天外仙』一說。」

多聞天王緩緩道：「然後呢？」

王珪森然道：「我還知道，你們兩個本是八部中人。當年多聞天王奉了帝釋天之命，和八部別的人手潛到了中原，改頭換面，喬裝成彌勒佛手下的四大天王，伺機蠱惑人心，禍亂中原，這才引發了飛龍劫的慘案。」

多聞天王皺眉道：「你還知道什麼？」

王珪盯著多聞天王道：「我還知道，你本是夜叉部的人手。夜叉部是元昊八部眾中精於刺殺的一部，又分三種，是為天夜叉、地夜叉和虛空夜叉。你手中的長傘不是傘，而是一對巧妙的翅膀所變，這翅膀叫做雪蠶翼，本是昆侖山雪蠶吐絲所化，你憑藉這翅膀，有時候甚至能在空中飛翔。你有雪蠶翼，不用問，當然就是天夜叉中第一高手——夜月飛天！」

多聞天王手上青筋已起，喃喃道：「你真的很聰明。」他手一抹，露出張清臞孤高的臉來，「你猜對了，我就是夜月飛天！」

那張臉上沒有微笑，滿是戰意。夜月飛天被揭穿身分，殺氣已盛，誰都看得出來，他已當王珪是大敵。王珪娓娓道來，輕易揭穿了很多隱情，已讓夜月飛天不能不重視。狄青大為驚奇，不解王珪為何突然變得這麼聰明。

持國天王歎口氣道：「那我是誰呢？」

王珪微頓，隨即道：「你們這次帶來的人手顯然不多，這才夥同錢惟濟燒了孝義宮，暗算了我派去救火的侍衛，逼我們逃竄，企圖各個擊破。襲駕的呂當陽不用問，必是天夜叉部的殺手所扮。真的呂當陽，已被斬殺在救駕途中。」

夜月飛天並不回答，但神情已是默認。

王珪精神一振，望著持國天王道：「但真正逼我們離去的人，是一個善用樂聲驅獸的人。在元昊所創八部中，乾達婆部和緊那羅部的人都精通樂理，但聽說乾達婆部均是妙女，個個能歌善舞，你當然不是女人，因此你可能就是緊那羅部的高手——拓跋行樂！」

持國天王哂然道：「可你莫忘了，八部中真正擅長驅獸的是摩呼羅迦部。」

王珪搖頭道：「摩呼羅迦部的確精通驅獸，摩呼羅迦的部主珈天麟也是少見的馴獸高手，不過，他已死在飛龍坳！」狄青一震，回憶當初飛龍坳一戰，不由恍若隔世。

王珪斷定道：「珈天麟本喬裝成廣目天王，但被郭遵郭大人擊殺。人死不能復生，你絕不是珈天麟。」

持國天王一震，盯著王珪，目光狠惡。

王珪全不在意，又道：「當年飛龍坳一戰，郭遵、葉知秋、狄青擊殺的三人，就是摩呼羅迦、緊那羅、和迦樓羅部三部主。這三人本是呼風喚雨之輩，不想盡數折損在飛龍坳，元昊大驚，又因為葉知秋追得急，這才暫緩滲透中原的計謀。但時隔多年，元昊已重整人手，派你們前來混淆視聽。緊那羅部的人本來就是精通樂理，只要再知曉獸性的話，驅獸也不見得不可。你若是拓跋行樂的話，那你的兵刃本應是長棍，但你們故弄玄虛，宣稱四大天王復生，因此才改換用刀。事情有利有弊，你沒有用熟悉的兵刃，武技不能完全發揮，不然早可以殺了我。」

持國天王垂頭望刀，五指如鐵，良久才道：「不錯，我就是拓跋行樂。當年在飛龍坳被葉知秋所殺的持國天王，就是我不大哥，也就是緊那羅部的部主——拓跋行禮。」